



杂记

◆高梓

2016年11月,第十届文代会、第九届作代会成功召开,这是文学艺术界的大喜事。铁凝当选为“两会”的主席,我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记得10年前在第七届作代会上,她当选为作协主席后又喜结良缘,那时我和仲铎(章仲铎,作者的丈夫)说她是双喜临门。还记得在她婚后不久,我接到秘书小丁的电话:“铁凝主席要去您家看你们。”当时我很激动地对仲铎说:“铁凝当了主席又结了婚,要来咱家呢。”仲铎说:“咱们接待新婚的主席,快把屋子整理干净。我也要换件衣服。”仲铎一贯穿戴随便,但为迎接新婚,又当了作协主席的贵宾,他特意穿上一件新的短袖衫,还亲自整理了书桌。

我听到敲门声,立即去开门,铁凝手提礼品,进门就说:“我给二位老师送喜糖来啦。”接着又说:“章老师身体欠佳,我专门在同仁堂买了花旗参给他补养补养。”她还开玩笑说:“这是我个人买的,用的不是公款。”她提议同我们合影,还单独和仲铎照了一张,那合影至今还摆在书架上。这时我对她说:“咱们是老朋友了,你太客气了,不能叫我们老师,就叫老章、老高好了。”她谦虚地强调道:“老师就是老师,怎么能改口呢?”

仲铎和铁凝认识是在1978年,他在《十月》工作的时候,同张守仁到保定开散文座谈会期间。1981年,仲铎调到《当代》杂志工作,我陪他去保定向铁凝约稿。铁凝热情接待了我们。因为我们下了火车即奔往她家,没有吃饭,她母亲亲自进厨房,不一会儿就端出了两碗热乎乎的西红柿鸡蛋面。吃面时,我听到小猫的叫声,便问铁凝:“是你喂养的小猫?”她说:“爸爸从朋友家带来的,非常可爱,已经很有感情了。”为这只猫,她曾写过一篇散文《告别伊咪》,后来收入我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编的《生命的喟叹》散文集中。

有一年春天,我组织陈荒煤、周而复、雷加、张志民、从维熙、陈建功、李院、张暖忻、李炳银、刘茵和仲铎等作家去野三坡采风,那里离铁凝挂职的涑水县很近。事前我告诉了她,她热情欢迎我们到涑水县参观,还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当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及生态环境状况。

1988年夏天,仲铎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筹建《文学四季》杂志。这时,铁凝正在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最初,她



给出版社寄了几章初稿,一位年轻的编辑接到后立即送给仲铎,仲铎读后觉得好。当天他回家对我说:“明天一早我去保定找铁凝约稿。”我说:“什么稿子,你这么着急亲自去要?”他说:“是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了她寄来的几章,觉得很

有特色,非常有味道。我要看全部。”第二天,仲铎没有买到火车票,就叫同去的年轻编辑买慢车票,但只买到了慢车的站票。我担心他身体支撑不住,到保定要站几个小时呢,能行吗?他说:“不怕,还有人陪着呢。”

在火车上站了3个多小时的仲铎,到保定时已满头大汗,身上穿的白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湿。他不顾这狼狈的样子,一下火车就直奔铁凝的家,进门没等铁凝让坐,自己就坐下了。他说:“我是为你的《玫瑰门》书稿来的。你这部稿写得

好。”铁凝看到他在这炎热的天还远途赶来约稿,感动地说:“我最初寄去几章,没想到这么短时间你们就看上了。”

仲铎当天回北京,到家已经很晚了,我看到他又累又饿的样子很心疼。他说:“这是铁凝的第一部长篇,题目叫《玫瑰门》,我决定发在《文学四季》的第一期。”他把整部稿子带回来并一气读完,说:“我还要去找铁凝,和她商榷一些细节。”第二次是我陪他去的,他们谈得很细,甚至连用的字、词、标点符号都谈了。

《玫瑰门》在《文学四季》上刊出后,由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出版。铁凝亲自将精装本《玫瑰门》送给仲铎,并在书的首页上签了“送给章仲铎老师,总是不忘您的这次合作!1989年岁末”。

记得1999年,我和仲铎、张守仁、刘茵筹划出版环境文学“碧蓝绿文丛”。在编第二辑小说卷时,仲铎提议向铁凝约她的一篇叫《秀色》的

法接近那只锦鸡后,出于对猎枪的新奇,八爷扣动了扳机。几乎在枪响同时,他清晰地听到左后下方约60米的地方传来一声似犬吠的声音,再听时阒无声息。八爷迅速装上最后一颗子弹,用最轻快的步伐靠近发出声音的地方。

林间混杂着成片的箭竹、猕猴桃等低矮植物。突然,从下方那簇箭竹后面直立起一头黑熊,它面朝八爷潜伏的地方,林间树冠透进的散射光清晰映在它棕黑色的眼睛上。“它肯定知道了我的存在,怎么办?”就在八爷犹豫要不要举枪保命的瞬间,那头黑熊吼了一声,两条前腿重重地落下,突然向右侧跑去,只听到林间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后,林中再次恢复了宁静。

八爷仍在原地蹲伏着不敢贸然行动,思索那头狡猾的黑熊会不会来个回马枪?大约过了20多分钟,山林中再无任何动静。八爷这才放松心情,不禁想起姜昆的相声《虎口遐想》。

小说稿。这时铁凝已经搬家,搬到石家庄她父亲的画院宿舍。我与仲铎乘火车到石家庄,请《中国环境报》河北记者站站长赵秀岩陪我们找到画院宿舍。我们和铁凝谈了约稿的事。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铁凝到宾馆来看我们,送来了书稿,还请我们吃饭。

后来她的《秀色》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2003年7月31日,她同李存葆、张炜、何建明、陈建功、徐刚、赵瑜、方敏等作家一同接受了金炳华、曲格平、解振华等颁发的奖状。

铁凝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笨花》,仲铎是在《当代》杂志上看到的。当时是2006年,仲铎已经离休。他的习惯是只要是喜欢的作品,总是一气读完。他想给铁凝打电话谈谈读后的感想,结果没有联系上,只好随即写了一封长信寄去。信寄出几天,便接到了铁凝的回电。从他们的通话中,我听到仲铎说《笨花》这部小说是铁凝的扛鼎之作,细节、人物很生动,同时他也指出了作品中的一些小瑕疵,供铁凝参考。

铁凝待人亲切、热情、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中国作协每逢春节都在北京饭店召开团拜会。记得前几年,我因腿脚不利落,开会时带着小外孙呱呱去,他是《中国少年报》的小摄影记者,很愿意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些作家们的风采。当他去拍铁凝时,铁凝问他:“小朋友,你是谁的孩子?”呱呱回答:“我的外公是章仲铎。”于是,铁凝拉着呱呱的手说:“那我带你去拍爷爷奶奶们。”那时,每年开会都会按属相发玩具,我和呱呱都是属猪的,便去领了一只猪玩具。铁凝看到了,便过来要呱呱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已经留存了整整10年。

仲铎离开的时候,铁凝听到消息,与金炳华书记等领导来家。她安慰我说:“章老师走得太突然,您节哀,我们都会怀念他。”

当年春节,我又带着呱呱到北京饭店参加团拜会。刚进门,铁凝看到我,就过来抱住我,说:“章老师是位好编辑,是好人,我们永远怀念他,您保重身体。”她的关爱让我很感动。仲铎走后的几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铁凝为此非常挂念,因为她工作忙,便几次请《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到医院、家里看望,代她安慰我。我衷心感谢她对我的关心!

伤过一头黑熊,这下可结上了梁子,黑熊伤愈后就盯上了农人伺机复仇。农人在山上有几块谷地经常前往整饬。夏日的一天,农民夫妻携9岁儿子上山到地里干活,将儿子放在苞谷地不远作为休息的草棚内,没想到这一切早被黑熊盯住。

黑熊趁农人夫到地里干活之际,将其子挟持到山坡下的溪流中,扔在水里面后坐在人上面,一下一下地蹬在水中挣扎着的孩子,生生将其呛死,遂报了一枪之仇。那农夫虽时刻提防,却未曾料到黑熊复仇竟会迁怒于后代。

有一些神农架的熊,是护林员巡山时救助起来,或是老乡捕获后(因偷食被捉或负伤)送到神农架小龙潭林区保护站饲养。

一天,我们一行人佇足在熊舍前,注视着那头懒洋洋的小黑熊。平日里这头熊对游人的呼喊声习以为常,一动不动地卧在那里,时不时地挑起眼睛看一眼。这时,远处忽然传来袁裕豪的脚步声。袁裕豪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植物考察委员会的一员,身高1.85米,臂力过人。那头熊一个激灵猛地起身,迅速钻进舍中的窝棚里,回身侧目袁裕豪来的方向,眼神中露出几丝惊恐。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家级保护区确立之前,神农架林区的村民经常捕猎野生动物。不少人持有鸟铳,里面添装子弹即可打击黑熊等大型动物。黑熊的报复心极强,但凡一枪不能毙命你就会惹上麻烦。阴峪河的一家农民曾经击

流光飞舞

海上看崂山

◆梅洁



清晨,秋雨洗濯的海湾湿漉漉的,空气里飘浮着丝丝的水汽。但雨住了,天晴了。崂山区王哥庄办事处于钦夫先生带领我们来到仰口码头,我们从这里上船,开始海上看崂山。

机船如一片飘落的叶子,沿着崂山海域由东向南漂浮而去。崂山在我们视线几百米外昂然挺立,耸天的屏障拦截了我们望向山之北的任何景物,我们只能把目光逼近它临海的巍峨和奇峻。

我们就那么在海上漂着,一边漂着一边看崂山。突然感觉这拔海而起的庞然大物恰似一道天筑长城,那垒造的“城堡”,那排列的“垛口”,都有序地嵌在一道绵延的雄浑之上,似一双双神祇的眼睛,注视着海上的风雨世纪。

转瞬间,我倏忽又觉眼前的造物似一条海上苍龙,它亿万横卧在黄海之滨,守护着这一片海域的安澜。即便是大浪滔天,甚至是海啸台风,它都会一扫即击落,一呼吸便风平浪静。

正痴想,谁喊了一声:前方就是雕龙嘴。远远一望,那分明是一只神龟在探海抑或一条巨鲸在戏水。机船轻轻漂过悬崖如厦、蚀洞千仞的雕龙嘴,就看到八仙墩了,这里是“八仙过海”小憩过的地方。8块海边巨石,固化了一个悠远的传说。有多少自然与尘世的故事,被这座神山收藏?

我们就这样在漂浮的渔船上望苍莽崂山,就这样惊喜着、喊着,疯狂地拍打着巍峨崂山。崂山成为我们快乐的背景,一张张与它重合的叠影,记录下生命与山海狂欢的时刻。

很久了,那片海域上的笑声一直回荡在我记忆之中。

就在我们与山相映与海相拥之时,崂山龙盘生态养殖公司的金霞女士走过来,与我相依在船栏上。在此之前,她一直默默无语地站在船头,微笑着看我们的疯狂与惊喜。她望着

远处连绵嵯峨的崂山,若有所思地说:“崂山是青岛人的一座福山。”金霞在自我感叹,也是在说给我听。她说,崂山这一带海域不像东海、

青梅煮酒

故乡的土地是沉默的,那片土地上终年劳作的父辈也是沉默的。他们什么都没说,他们又道出了世间的一切……

怀揣故乡土

◆杨家厚

那天我从小区后的荒山上开垦的菜园子里回来,在小区进门处,一位邻居瞪大了眼睛问,你也搞菜园子?我肩上的铁锹,手里的青菜,鞋上的泥土,让他感觉诧异。我报以微笑,给予肯定的回答。

一边上楼我一边想,为什么我不能搞菜园子呢?他大概是在说,我既不像小区里的退休老人一样有闲,也不像非要自己种才能吃得上青菜

那股穷苦。认真讲,我是忙,写东西不敢熬夜,却又自欺欺人地早起。超市里的青菜虽然不便宜,但买菜时也并不太在意价格。可是,我就是喜欢种菜。

我喜欢看新翻泥土的松软柔软,喜欢种子从手指间飞离时刻的希冀,喜欢两瓣子叶钻出土地时张开双手般的欣喜,喜欢土地上的幼苗一天天长大,伸展了腰肢,开花、结果,我自然也喜欢劳作后的收获。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付出,就会有回报,这是我最早从土地里认识的道理。土地总是认真地对待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早出晚归,再苦再累,也不会糊弄任何一寸田地。早起上学的路上,傍晚放学的途中,田地上是父辈们迎着朝阳披着霞衣劳作的身影。屈膝俯身地耕种或挥动镰刀的收割,不管是哪一幅剪影,早已印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我日后生活中努力前行的动力源泉。

和父母一起下田劳作,时常对父母的一些做法不屑一顾。田边地角,巴掌大的一块土地,耕牛犁不到的地方,父母一锹一钁地挖,不放过田间地头每一寸可能栽种的地方。我心疼父母的劳苦,问,那巴掌大的地方,能种几棵苗?能收几把粮食?父母并不懊恼:“种田,就是种心。田边地角荒了,种田地的心也就荒了,离整块田处长荒草就没几天了。”

我也曾在锄草时,对不小心锄掉一棵树苗视若无睹。父母见了,一定会把那棵锄掉的树苗捡起来,如果根须尚存,定会重新栽种。那时的我,对此仍是不以为然。栽种上去,就一定能够成活吗?再说,那么大一块田地,多少棵育苗,就差这一棵吗?

南海,这里从未发生过海啸,即使强台风也从未在这里登陆。你看那些红瓦白墙的临海渔村多么美丽……

我懂她的心意:这座神山,亿万年来,镇了桀骜大海以安澜,赐了青岛万物以福安。

稍时,望着清澈浩瀚的海水,金霞又说,在崂山近百公里的海岸线下,他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在海底艰难打造了8万平方米的人工海礁,使这一片海域最终形成了万亩“海洋牧场”,良好的海洋生态使其成为海洋资源的宝库,一条物种丰富的海洋生物链已在这里形成。

“在10米左右深的水下,我们养殖了上千万只参、鲍、蟹、螺……”伴着金霞的声音我尽力往海的深处看去,虽然什么也没看到,但我却在想:一个写诗的女子,一个原本跳芭蕾舞的演员,何以让命运之舟奋力转航,最终把诗歌写给大海,把人生的芭蕾舞跳在了海底牧场?

后来,我有幸看到了金霞的一首诗《静夜》:

今夜无风,盈月无语/小船不再摇曳,鱼儿不再叹息/睡梦中打捞着遗落的时光/岸那边,一管箫声吹醒了子夜/月光邂逅着柔软的心,今夜无风/海潮缓缓升起/漫过礁石,漫过海岸浪花/将旧日的故事推上沙滩/浪花,重播着人生的岁月/沙滩上,每一粒沙子/都生长着自己的故事/今夜无风……

很久了,我一直在品味诗歌中的女子,在无风的寂夜,坐在海边的露台上,谛听海的涛声,眺望海静静的潮汐。海的宁静抚摩着诗人心中的爱与忧伤、痛与回忆。无风的海湾洗去诗人白日的辛劳与疲惫,藏在海湾夜色里的女子,望着海天星光,感悟人生。每一粒沙子,每一滴水,都赋予她生命的意义。

某一天,我突然感觉,我当初在海上看崂山时的那些虚幻想像,甚至那些狂欢、那些叠影,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只是风景中嘻嘻哈哈的一班过客。真正懂崂山爱崂山的是在那里劳动、创造着的生命,这生命是崂山的呼吸,而崂山才是他们心中永不坍塌的风景。

这次,父母没有理我。我却在以后读的书本里明白了防微杜渐、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意思,读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等句子。这个时候的我,读书已经超过10年,此时才渐渐明白父母当年劳作时,对锄掉一棵禾苗都要重新栽种的道理。

当时劳作,只感觉辛苦和劳累。后来回味起来,慢慢嚼出点道理。我深信这并不是土地给予的全部。在以后的人生中,如果我还造化,应该能从当初的劳作中,从那片土地中,收获更多。

父母对土地是热爱的,同时也是敬重的。过年过节敬奉土地神,在供桌中间的小棚里供上鸡鱼肉食,以求土地公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父辈们的劳作是沉默的,那片土地也是沉默无声的,然而父辈们通过在土地上的劳作,却把世间的一切道理都说了。

有一年暑假,我随乡亲去广州打工。一路奔波,到了目的地就病倒了。水土不服,苦不堪言。求助于诊所的医生,吃药打针仍不见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下班回来看了我,说是水土不服。他从自己行李包的底层翻出一个塑料袋,层层包裹着的,是几块乌黑黄白的土块。老乡说这是老家的灶膛土,拿出一块来,放锅里加碗水熬了,放凉了让我喝下。我怎么会相信这个呢?出于无奈只好喝下,病却神奇地好了。

家乡灶膛的土,能治远离故乡后的水土不服。这听起来颇有寓言的味道。虽然我和那老乡一样,无法解释一块普通的泥土块经过家乡灶膛里柴草的烧烤,究竟会增添什么神秘的力量,居然能治愈医药都无能为力

的水土不服。我从此在家乡一下子记住了这个神奇的妙方,并不止一次地告诉身边的朋友们。

如今,我仍然喜欢在城市的边缘寻找可以开垦的土地,种上青菜,哪怕还没有出芽就被征用,我依然要在这异乡的土地里,寻觅一些故乡土地上的点滴回忆。



神农架动物趣闻之

黑熊记

◆西虎 东羊 文图

神农架熊多,主要是黑熊,当地人称之为川熊,其中还有少量的白化熊。黑熊个头约1.6米左右,体重在100公斤~300公斤范围,行动迟缓,嗅觉灵敏,视力较差。有关黑熊的故事增添了我们对神农架考察浓厚的兴趣,没想到第一次考察,我们的队员就和黑熊不期而遇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们进山后的第3天,清晨6点,队员“八爷”手持考察队的一支单筒猎枪,携两发子弹从燕子垭道班出发,欲独享山林的寂静,希望能在这条路上发现些什么。晨雾笼罩着山林,209国道路面上一层薄雾,人行其间如在云端。

五六月份正是雉(野鸡)繁殖的季节,雌鸡隐伏在林间密处孵小鸡,一只孤独的锦冠花衣的雄性红腹锦鸡在距人不远的地方漫不经心地觅食。八爷小心翼翼地靠近它,却碍于茂密的灌丛遮挡,一声不留神,踩断了一根枯枝,那声音犹如爆竹般炸响。在确定实在无